



容光文集

1941-2005



北京天安门留影 197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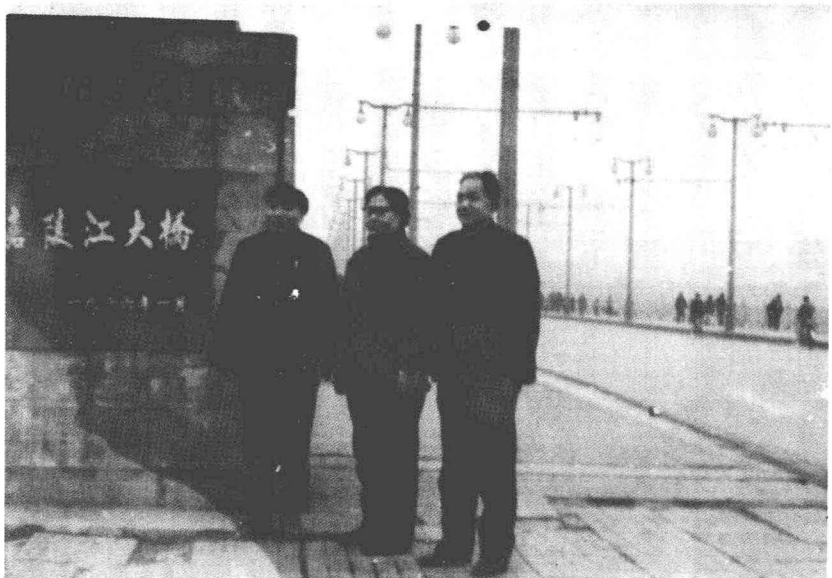
深入基层探访群众



幸福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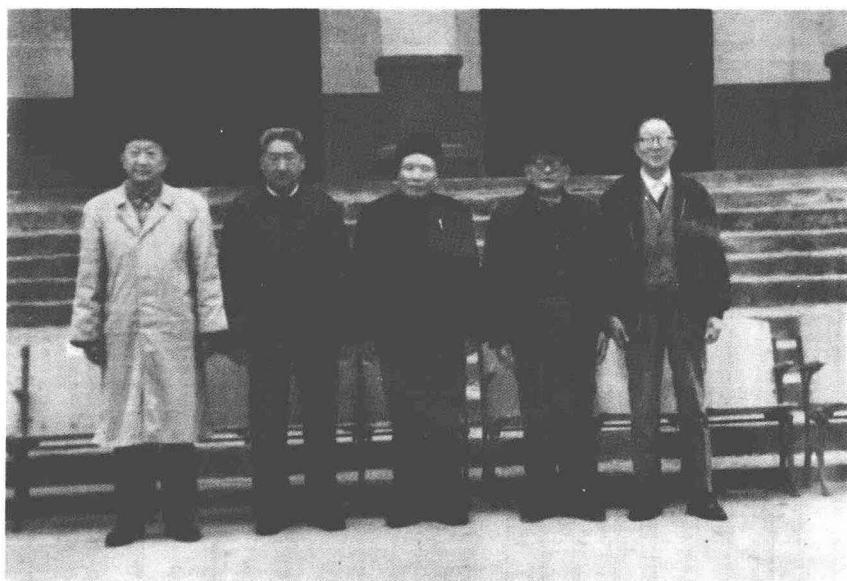
中共思南地下党成立 40 周年在烈士墓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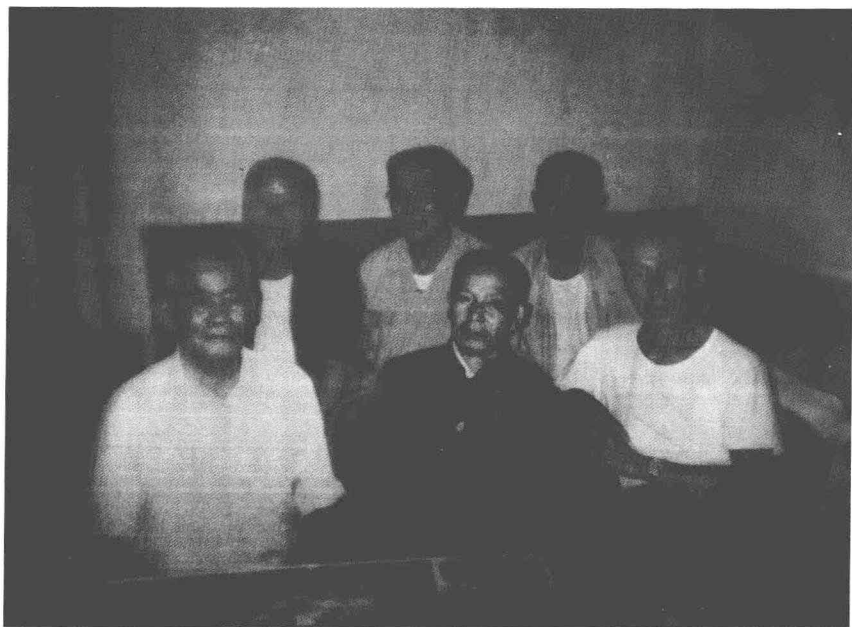
与抗日战争时期战友程途同志合影



与抗日战争时期贵州遵义老战友陶植民同志合影



50年代县级战友合影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石柱地下党领导合影



与解放前夕牺牲中共石柱县委组织部秦跃文遗属合影



幸福晚年全家福

容光文集目录

一. 序	1
二. 诗词	9
(一) 壬戌诗抄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二年)	9
(二) 十年诗梦录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三年)	39
1. 五言诗	40
2. 词及其它	79
3. 七言诗	97
一九八三年	97
一九八四年	145
一九八五年	181
一九八六年	210
一九八七年	238
一九八八年	265
一九八九年	296
一九九〇年	325
一九九一年	354
一九九二年	384
一九九三年	404

(三) 不名草(一九九四年至二〇〇一年)	425
一九九四年	426
一九九五年	461
一九九六年	507
一九九七年	563
一九九八年	605
一九九九年	640
二〇〇〇年	658
二〇〇一年	676
(四) 留言(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五年)	693
二〇〇二年	694
二〇〇三年	710
二〇〇四年	727
二〇〇五年	743
三. 回忆录——找党前后	751
四. 石柱临溪地区地下活动时期发动农民的教材	864
五. 邵容光简历	920
六. 附录	922
(一) 邵容光同志追悼会悼词、悼联	922
(二) 沉痛悼念我的父亲	926
(三) 怀念革命老人邵容光	956
(四) 活着的华子良	962
七. 后记	967

一. 序

我前前后后写过一些诗，但以一九八二年（壬戌）写的居多。现一并收拾在一起，名曰《壬戌诗抄》。

写诗，在我说来，要算从一九四一年三月，在贵州印江县的合水所写的《在合水》开始。那时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一片白色恐怖。作为一个革命者应坚持革命气节，不为利诱，不畏威胁，即古人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那阳春三月，花明柳暗的合水，我即景生情，写了《在合水》一组诗以鸣志。

其 一

为甚名合水， 支流合主流。
顽石沉江底， 浮渣不许留。

其 二

柳条无骨气， 随风左右摇。
曷比奔流水， 滩多浪愈高。

其 三

菜花开满地， 香色诱人痴。
果是黄金国， 我心不为移。

其 四

淙淙水流声， 怒吼柳悲鸣？
悲鸣与怒吼， 同为愤不平。

我回到印江县城的房东家里，把诗写在一张火纸上，诗末署名“野夫”。当时印江县合作室主任平应瑞（贵州遵义市人）来我处玩，被他看到了，他即去转告避居在印江县法院的陆启明（贵阳市人、其父是法院的法官），陆随即来到黄家院子，看到我写的《在合水》后，便轻声地对我说：“老兄，你胆儿真大！”并用食指在桌子上划了“我因激进来印”几字。陆诚恐我写那样的诗，要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的侦探狗嗅了出来，就会招来麻烦，提醒我注意提高警惕。不久，陆返回贵阳，行前特来对我说，他回去后，打算搞个刊物，还约我写稿，可是自印江握别后，就没有通讯联系了。

我从那以后，也就没有再写什么诗了。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用说是“靠边站了”，还被关进“牛棚”，连人身自由都没有，那能提笔写诗？一九七二年十月，石柱县革委通知我去黔江县参观学习种双季稻，回来推广种植，同年十二月，中共四川省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通知我任中共石柱县委委员、县革委副主任，算是把我解放了，使我重新获得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一九七三年，县委派我驻西沱区推广种双季稻。在四月的一天，西沱区中兴公社人和大队横台生产队一个青年来对我说：“您们当年在地下搞革命，打游击，在我们横台那些地方，我们现在连吃水的问题都还未得到解决。大山里有股水，能听得水响，您能帮助我们把手引出来，解决我们横台群众吃水问题，还可以开些田，也让我们吃上大米就好了。”原来横台那个地方的群众，祖祖辈辈都是挖池蓄水，供人蓄饮用，谈不到清洁卫生。我听了那位青年的要求，心里很不安。解放二十多年了，横台的群众连吃水问题都还未得到解决，怎未能对得起当年支持我们搞地下游击武装斗争的群众？于是，我约了中兴公社党委的罗家忠同志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驻横台生产队的同志，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沿着当年打游击爬过的山坡，从帽盒山的山脊踏看，没有发现山里有流水响，只有到了碴口石的石壁上有一岩洞，发现有一股水，据说修那段公路的民工，就是用那股水煮饭。经钻进洞里观察，水的流量不大，如用软管子引出来，供横台的群众人畜饮水是足够的，但当时不好解决引水管子问题，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看看当前，想想过去，无限感慨。我写了《为民找水》七绝一首。

横台饮水好艰难， 闻有暗流可凿穿。

重步当年游击路， 为民找水再爬山。

自此以后，凡有感触，心情舒畅，我就想写诗，用写诗填补时间的空白，逐成了一种习惯。一九七六年十月，我和石柱县农业局李家国同志，带领农技干部，前往湖南、江西两省参观学习三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杂交水稻制种、繁殖、栽培技术。到湖南参观了华容县农

科所，长沙省农业科学院后，再往益阳参观益阳市农科所。从益阳返长沙去江西萍乡市农科所参观学习之际，十月二十一日在益阳汽车站，听到了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广播，人心大快。二十二日在长沙见到广大群众涌向街头，举行盛大的游击示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我见到那样的场面，心情激动，写了一首《过长沙》的七绝。

桔子洲头桔尚黄， 湘城怒斥“四人帮”。
阴谋戳破原形露， 背叛终归没下场。

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后，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了，我也和遭受过浩劫的人们一样，精神上的枷锁砸碎了，心情舒畅了，闷在心的话敢说了，也敢提笔写东西了。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八日农历除夕，我写了一首七绝《除夕有感》。

新功老本算来无， 回味当年读禁书。
莫使飞花随水逝， 天涯野草待春甦。

所谓“当年读禁书”，指的是从一九四一年冬到一九四六年夏的一段时间，我化名陈学斌，隐蔽在贵州遵义县排军乡，先后在金堂小学，四面山小学，秘密地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该书是我托当时在国民党四二兵工厂（生产防毒面具的厂）工作的陶植民同志出差去重庆给我买回来的。该书现仍存在遵义陶植民同志处。联想到当时那样的艰危处境，坚信革命的春天一定会来到。自己像野草那样富有顽强的生命力，只待春风一吹，我在广阔的原野上生长起来，繁茂起来。一切都是从零起头，从无到有。过去的一切，只能说明过去，而摆在当前的许多新事物，有待自己去认识，有许多新的工作，有待自己去做。而目前工作上遇到的困难，相比之下，有算得什么？这首诗，意在给自己打气鼓劲，告诫自己丝毫不能自满，更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妄自尊大。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我去临溪区协助区委工作，联想到一九四七年七月我到地处川鄂边的石柱县临溪，坚持开展地下工作，发动群众反美反蒋，抗丁抗粮，组织群众，拿起武器搞游击武装斗争，摧毁国民党地方

政权，牵制敌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当时为了避免暴露，就以做长工的身份隐蔽在临溪乡十二保向华兴同志的家里。向华兴

同志是地下党建立的革命两面政权的保长，家住陈冲坝的四榜。他的爱人冉妹，现名冉惠贞，是农村家庭妇女。我住在向家里，免使她怀疑，随便说了出去，向华兴同志便对她说：“今早晨，我在陈冲坝，盘问一个“逃兵”，他还是你“妈屋”的人，姓冉，叫冉德全。原在中央军当兵，他们的部队被共军打垮了。他想逃回家去，没有“盘缠”（路费）了。他求到我家里来做段时间的活路，筹点“盘缠”后各自回去，你看可以不？冉妹听说是“妈屋”的人就说在你。我到她家认起是亲戚，她也跟着娃儿们叫我舅舅。左邻右舍的人，也只知道是向华兴保长拦了一个逃兵，弄在他家做活路，只给饭吃不给工钱。既以“长工”身份出现，就得像做长工的模样。我剃成光头，头上缠了一条又烂又脏的土白布帕子，衣着一身褴褛，长了不少虱子，又很少说话。用吊筛（一种大米筛）筛米筛不起；用“羊舌条”（一种灌木）捆柴都不会，还要人“高兴”（教的意思）。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我不过是一个“善良人”，一个“莽子”（傻子）。于是我写了七绝一首《在临溪》。

当年播种在临溪， 化作长工把世欺。
筛米捆柴皆学问， 破衫藏虱不为奇。

诗写成后，我去找在临溪区粮站工作的地下党员谢尚荣同志，请他帮我推敲。我将诗念给他听后，我说用扮着长工的“扮”字好，还是用“化”字好？谢说还是“化”字好。是的，用“化”字表明不仅是外表，而且从“内心世界”思想情感都和农民融化在一起了。事实也正是那样。

自从以后，加上年龄大了一些，每当凌晨三、四点种的时候，就再也睡不着觉了，脑子就活动起来。我就把那点时间利用起来，把眼前感触到的，对以往回忆到的，作为题材写成诗。这样也就写得不少了。为了避免零散，就把它收拾在一起，故名《壬戌诗抄》。

我这样做的目的，一则便于回头看看走过的路，留下什么脚印，再则作为自己的鞭策，以策励来日。在自己心脏停止跳动前，总想为党为

二. 诗词及其它

(一) 壬戌诗抄 (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二年)

咏双季稻

稻叶青青稻籽黄， 江南江北好风光。
一田两季收连插， 乐得农家格外忙。

一九七三年八月于西沱

致陶植民同志

与君初遇在天台， 正是寒流滚滚来。
三十三年成过去， 东风送暖百花开。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

附注：“天台”指贵州遵义县排军乡的天台阁，是原国民党“四二”兵工厂所在地。我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转移去那里与陶植民同志初次晤面。解放后，陶植民同志从事医务工作年六十六退休，在家里整理总结临床经验。并着手写《脉学述评》、《肿瘤治临浅谈》两著作。一九七五年元月十八日，陶植民同志回信，附寄七绝一首如下：

依稀别梦在天台， 君为革命播种来。
风暴寒流无所惧， 赢得红花遍地开。

咏 节

竹节风来劲， 梅花雪映红。
污池荷本洁， 岁晚慕寒松。

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七日

偏 雨

天是无知物， 从无厚薄情。
何为偏得雨， 功在育林人。

一九七九年二月

注：一九七五年西沱区沿溪公社自农历五月二九日（公历七月四日）大雨后，直到农历八月初八日（公历九月十日）才再下透雨，持续干旱了六十八天。在此干旱

人民作一点有益的事，并尽力去做，力求做好。搞这个诗抄，一句话就是为的自己教育自己。

根据诗写成的时间先后，除了在前面所提到的几首诗以外，顺序抄下就不问其内容，格调加以分别为类了。这样做觉得省事些。对于有的诗写成的时间记不清楚了，就一律附在末后。

邵容光

一九八三年元月

期间，该公社十二大队的十一生产队，由于森林有专人管理，覆盖面积占30%，却多得两次中雨。

抓绿化二首

(一)

童山秃秃叫人忧， 干旱连年皆有由。
再不及时抓绿化， 不堪惩罚在后头。

(二)

车在林荫行， 河水终年清。
逢人无说早， 绿化算完成。

一九七九年三月

注：《偏雨》与《抓绿化》二首，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在石柱县林业局召开的林业工作会议上，我曾作过朗诵。

怀念郭宝珣老师

其 一

植桐师友未曾忘， 冒死潜行在贵州。
听讲图云茶味好， 呼君“朝柱”姓名香。

其 二

知心知面在缠溪， “千古寄冤”载史时。
爱国男儿昂首立， 浙蒙战友马长嘶。

其 三

毁信烧书岂偶然， 解囊助我到茶田。
矿山风雨深秋夜， 地下人间别有天。

其 四

金陵梦破王朝灭， 万众欢呼解倒悬。
三十四年音讯隔， 良宵唯对月轮圆。

一九七九年九月于临溪

注：一九八二年元月八日对其四改作为：

驰出致候到金陵， 原件退还无此人。
三十七年音讯隔， 桐开又告一年春？

郭宝珣老师山东临沂（沂南）人，是一爱国人士，一生正直清廉。一九四〇年九月至十二月在贵州省农业改进所植桐推广训练班任造林学讲师。在此前任贵阳图云关林场场长。植桐推广训练班结束，任贵州省农业改进所第二植桐推广区专员，后继任贵州省第六区农场场长。日本投降后，郭师回南京任中央农林部林业试验所技正，后任东流林场场长。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郭师回山东，先在临沂鲁中南行政实业处任职，后调山东林业厅任工程师，直到一九六一年逝世享年六十岁。我因中共贵州思南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后，潜去贵阳找党组织，化名陈朝柱，考进植桐推广训练班，曾得到郭师的掩护与帮助，使我得以免遭特务毒手。详见拙著《壬戌诗抄序及其两组诗的历史背景》一文。

蕨 颂

甘作饥民粮，不讨美人赏。
扎根深山中，浮云任来往。
冰雪映寒光，正好储营养。
春回齐举拳，长势何苗壮。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七日

读《懂一点相对论》有感

万物随人用，知深效益宏。
从何读废宝，相对妙无穷。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四日

胡 杨 赞

《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四日载文，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胡杨资源丰富，总面积达三百万亩以上。对于阻挡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移动和扩散，保护新疆广大人民的生产和安全，起着良好的作用。

有人煮酒论英雄，未点胡杨卫成功。
久战沙场君不识，大风起处锁黄龙。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原 富

议富谈贫贯古今，从来未许富人民。
而今只许人民富，一派新风耻守贫。

一九八〇年元旦于临溪

种棕榈

每思农谚种棕榈， 万棵千株不受穷。
栽树栽花谁得计， 不妨就此访秋翁。

一九八〇年元月五日

读《补辑石柱厅志》后杂咏五首

(一)

将若秦良玉， 明仍未免亡。
平台诗四首， 字缝有文章。

(二)

教养山蚕说， 文章并不奇，
耐人寻味处， 说做一如之。

(三)

每见承流者， 捐廉建庙祠。
堰塘同道路， 修筑靡人提。

(四)

栽粳不栽籼， 无麻还有苧。
人事抑天时， 得究其中故。

(五)

宾河曾有鲨， 龙潭在何处？
问今石柱人， 不解居多数。

一九八〇年十月一日

注：《补辑石柱厅志》载：明崇祯庚午，秦良玉奉命勤王，召见平台，赐诗四章：

(一)

学就西川八阵图， 鸳鸯袖里握兵符。
由来巾幗甘心受， 何必将军是丈夫。

(二)

蜀锦征袍自剪成， 桃花马上请长缨。
世间多少奇男子， 谁肯沙场万里行。

(三)

露宿风餐誓不辞， 呕将鲜血代胭脂。
北来高唱勤王曲， 不是昭君出塞时。

(四)

凭将箕帚（缺三字）， 一派欢声乱地呼。
试看他年麟阁上， 丹青光画美人图。